

T52354/4245(14)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論

〇〇 魯妃論

辨

史記載帝魯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

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源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

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

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

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

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源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源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三行一句讀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源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

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祭至周而發之化為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法嚴度而格致可掬妙甚。末結與獲麟解同工異曲

管仲論

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不窮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

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

公齊無寧歲天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

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

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

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

禍口案

以上一篇本末事情之總

轉摺

主

省語

入正論

仍緣上段就折
入此論便近緊
了更使管仲不
得走作一步方
好直說出教他
的做法來確不
可移易一毫

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
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
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
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
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
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
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
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
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

又從舉賢
上樞緊一
層蓋前面
責他不舉
賢只有無
賢一語可
以躲閃分
說說破了
他見他即
說教子未
可教子之
外豈便無
也故引此一

如此則古
今無有君
無臣之嘆
矣且此時
列國分土
而臣不如
後世一統
取才更廣
也若欲責
仲必須寔
指何人可

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
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
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
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
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
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
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
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節事更不
消点破而肯
自明即借証
護一意又撐
開開結以見
得管仲千言
萬語俱難
解免矣此
論文中絕
妙拿放之
法

存方有以
服其心
原句糝糊
不醒只是
恐露舉隱
朋破綻處
騎從虛處
拿定管仲
破綻說出
致君經國
大作手來
却不是徒
用舉美二
字說相業
中大冒子
此是制世
長才以此
作宰相古
今來不可
多得○緊
別挺然才

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斷制矯健絕好文字。當時齊國未嘗有賢人而仲不舉者且彼亦嘗舉隰朋矣不幸而隰朋死不得謂仲不荐賢蕭何亦只舉曹參一人若參死則何亦無如之何也老泉恐人駁議則謂其書誕謾不信夫言監貂三人不可用言隰朋可相皆仲臨死之言皆出自仲書何以舉隰朋便不足信言監貂則足信哉此文末段議論自關係而以論管仲無以服其心矣

設力折在中一段却前面層層洗入後面曲盡辨端俱只按題就辨不用別起一峰別觀一議可謂極其洗

審勢論

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議於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

立一句大意起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

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

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

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

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

行文自好

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

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
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

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與薪之火

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

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

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

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竝侵而

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

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

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

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

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

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

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

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

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

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

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

總不出由韓 稟曰此處方用 稟使當始前症一 對治此用示

不測之刑 不測之賞 使天下不知 所送發却使 病者潰 亂發狂

失起各 厄而 潰 狂 或可一 豈得為 萬世定 而高此 蘇氏

高不 覺失 言

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總收應旨頭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而威發而天下震慄

然則以當今之勢難二解作餘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

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

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

恃以為君也即非強甚不已而折之威乃不論強弱勢通用之威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

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不可無

任德不任刑此段乃是自脫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

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則

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

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

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

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証得好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

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

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

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

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

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

之務難矣

王遵巖曰老泉此論於宋煞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
不能用也

文格整健以此為古說宋國勢原病處好處方尚不中論

審敵論

揣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觀而經
筭者安能道此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
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
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
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
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
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

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
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
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
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
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
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
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
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
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
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

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
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
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
之情勝則徂徂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徂石晉之勝而有景
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
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
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
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
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

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
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
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
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
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
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
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
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

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

料敵

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
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
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
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
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
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
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
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

一總

兵情○言○

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

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以下雖然天

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

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

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

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

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

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

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

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

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

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

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

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

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

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

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

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

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

以下援証其激發未朝事體

才辨難縱橫

情發主情

法客

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

自一影

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日聲二日形三日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

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

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味○竟○以○客○為○主○矣○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畧本此

宋大宋蘇文公文抄卷之六終

豈當時契丹亦幼主耶

如此結極冷淡有

一証極切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權書

權書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按老泉此書昆孫吳之餘智也余不欲刪其文故並存之然學者於此參之以孫武十三篇則於兵事思過半矣

○○ 心術

此文中多名言但一段段自為支節蓋按古兵法與傳記而雜出之者非通篇起伏開闔之文也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

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繼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

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却自成一篇體勢

法制

與前篇並孫武之餘智老泉之兵畧亦可槩見矣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
 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
 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
 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
 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
 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
 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
 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治欲簡簡則士易以察

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蹊，行以紆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

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於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彊弱

通篇將古人行事立言而經緯成文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
 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
 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
 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
 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
 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
 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
 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

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
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
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
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
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
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
過文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
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

塾語作波瀾

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
戰視敵疆其左吾亦疆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
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其疆弱以敗而又曰
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
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之銳鋒敗
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志於
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大畧祖孫武子三駟中議論三駟者射千金之法非大
將謀國之全也

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入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

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

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

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

淮南，長沙以與淠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

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

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

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

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

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

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夜守潼關，關之左有

蘇文

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論三敗處刺骨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

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

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宄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賴有此証

孫武

通篇按武成敗之事而責之而文多煙波生色處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

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以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以暴矣越人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詬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益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

當考越之入吳武猶生而將兵否

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

以客形主

能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以下數轉翻覆烟波可變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 子貢

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於戰國傾危之習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却足以補子貢之所不及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入類}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學孟子文法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

不得不聽歸以紂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興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眾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引証切事情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榮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蘇氏父子之學出於戰國縱橫者多故此策大畧亦竊陳軫蘇秦之餘而為計甚工

蘇文 卷之七 文似左氏。末結一証最高

六國

一篇議論由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却與戰國策相伯仲 當與子由六國論並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頭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勿心入止論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

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

辯論

反覆

於文中此為餘波于作文之故此為正意文字中有反客為主反主為客之法

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段落起結最古。無一間字。

○○高帝

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却自縱橫可愛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

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

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

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

高帝之以

太尉屬勃

猶武帝之

以昭帝屬

傅陸侯光

耳大畧主

少國危必
老臣之重
厚者可以
當之

揣摩高帝
不去呂后
之意作一
段議論皆
是駕空憑
虛自出新
意无中生
有文法最
高

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
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
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
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
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
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
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

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
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
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葷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
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
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
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
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
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
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疎文

卷之七

七

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着
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
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
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撫拾
人得失類如此

摠在呂后揣摩得着有意事逼真駕空轉辨張室拳
搏犀象肩肘所及筋折而節解真刺虛竒勁之兵

○○○ 項籍

蘇氏父子往往按事後成敗立說而非其至然其文特
雄近戰國策

主客並起
作文勢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
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

虛案

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
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
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于垓下
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

振起

入題一跌

并及量

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拔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本旨是說項羽當據秦以制天下，却從用兵制勝說，兵謀即國計。文勢方駕凌。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終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玉繩重訂

衡論

衡論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按此老泉經世之文也。其議論多雜，以申韓余第謂其

與舉子業較近故並錄之

○○○ 遠慮

文如怒馬奔逸絕塵而不可羈制大畧老蘇之文有此一段奇邁奮迅之氣故讀之往往令人心掉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

日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日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

之可也日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

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

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

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

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日聖人無機夫

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以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

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

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叙極錯綜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

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于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材而委之深任之

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

斷而後叙

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

之賊也有賈克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

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轉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

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

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

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

確論

確論

指陳痛切
透暢比于
國朝尤甚
悲哉

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
安劉危者必勃為知有呂氏之禍其謬不辨而自明矣
 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
是無中生有議論
 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
 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
 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
 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
拊時弊極痛快
 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
 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
 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

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
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
 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
 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
 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
 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
 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
二句鎖
 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送然二句大議論補通篇未盡之意

以取天下守天下分兩段議論引証古事最錯落有
 法度絕不板復。大議論人於朋友亦有民臣腹心之臣

三種不特君也

御將

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

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

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

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

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

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

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

辨詰之餘
不覺帶出
御之之實
來起下議
論

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
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
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克。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
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
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
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
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
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
以發已所見 御才將 以重賞此 常談也 此獨搜出先賞 意來發論 使教言策不凡

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
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閒。
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
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
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
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
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

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

三轉警諸
懸千里之
江漢而注
之海更作
一番波瀾
湍急處
文至此入
神化之境
矣

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又車抽韓信作餘波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始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此文本從漢高處置諸將處看出。却排空自發議。論末段反覆只以此一事証之。蘓氏秘法。每如此文字。曲暢執力潤而力厚。

議論明透得文字之局陣波瀾老成動宕益增

議論之勝

任相

任相以禮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

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
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舌者相見於天子
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
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
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
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
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
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
然不肯自飭故禮以雜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
不盡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
借此人當時

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
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
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
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
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
本古
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
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
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過
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

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冷收妙

一結縱橫

重遠

並切今世情事錄之以備舉子家經濟之一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泄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

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眾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

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

切中今日情弊

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
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
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餽雇之費非百姓私力
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
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
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
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
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
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
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

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旣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邵縣又有爲
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
則已其戕民贖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
庸陋異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
車斃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
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
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
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在罪無所逃
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
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干

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 養才

養奇傑之才而特挈出古者議能一節以感悟當世直是刺骨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孳孳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非義人非信人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

俊傑之論

五六行文
字如一句
此間句法
雄傑竄詞
咀噀

前面為此
有由一轉
放鬆一步
此處摠入
一步責到
上人身上
捺縱之法
筆活而
不測

也才不可強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
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
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
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
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
者耳何則竒傑之士常好自負疎儻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
律觸形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
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向所謂道與德可勉強

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樸樾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
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竒傑
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
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竒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
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
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
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
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
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

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入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

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實用而文特感慨跌宕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八終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衡論

廣士

韓子不幸而出於胥商之族一段議論與此畧同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

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

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

坐之郡國而不以為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

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

本意游衍議論

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
 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
 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
 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眾
 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
 非夷狄而猶有不知其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
 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
 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
 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
 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

仕而不仕

又振起

証首意

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火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
 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
 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
 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
 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
 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
 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
 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
 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
 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

入証

發揮本旨

獄訟老姦大豪畏憚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
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
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
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
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
之以大斃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
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斃我何望而不爲大斃哉
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大斃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
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

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
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
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
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
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
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
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
 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
 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
 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
 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
 意今之法若醫屢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
 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
 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
 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
 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
 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

自有起

二喻亦

一曰私權衡

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緹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
 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按之
 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
 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
 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
 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紕

示金五

三日借服飾

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利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于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

五日帶私貨

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執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贖金減罪兩端深中宋時優柔之過之弊而重贖一議則古今來有識名言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

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
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
公則老奸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畧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
容論。跌。起。病眾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
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
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
昨隸並笞而借戮則大臣無耻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
膚而周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
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

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
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
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
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管不戮彼已幸矣而贖
之又輕是啟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
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
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
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
以上兩條分說也故有啟奸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
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

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啟奸不失實其莫
 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
 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
 罰也周公之時又有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
 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
 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
 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
 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
 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
 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

以下見混說

一抱前

又一總作結

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
 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老泉欲以職分籍沒之田作養兵之費不知當時通天
下皆有是田否其數亦可得幾何若今之時則此計又
難行矣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

客意起

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

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

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畊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

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

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

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
 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乃
 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
 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
 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克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
 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
 重而不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
 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
 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于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
 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民之不日剝月

以上並論古今利害

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
 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
 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
 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
 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
 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
 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眾兵京師而邊境亦不
 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
 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彊故未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
 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

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項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

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

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旣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旣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蘇明允益憤當時兵養於官或承五代銀鎗之後多篤

驚不可制欲括當時職分籍沒二田以倣古者井田出兵一乘以附寓兵於農之意而今天下旣無職分籍沒之田不可爲訓也

田制

限田之制良爲復古之一端而惜乎其難行也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

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
 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
 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
 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
 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
 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至日累其半
 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
 于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見富強
 之民輪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
 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

古之樂而令之怨以未快
此一博欲抱前

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

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

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

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

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

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

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

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

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

不

詳次井田如畫古人之文亦如此

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澮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徒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

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益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

過得脫酒

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此說亦不可行蓋後世隱蔽詭寄之弊多也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

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王遵巖曰此等皆是有用文字深透世故賈誼之亞也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九終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勇闇叔 著重訂

記說引敘

彭州圓覺禪院記

翻案格議論有一段風致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
 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
 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
 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
 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以心且不

以○上○一○段○行○文○並○

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
○空○中○色○相○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
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
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
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
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
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
不叛其師處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
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
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
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張益州畫像記

詞氣嚴重極有法度益州常稱老蘇似司馬子長此記
自子長之後殆不多得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

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

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通篇一二

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

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

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

此下兩節凡七八轉處如風之挈雲如珠之走盤

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

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有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巨眼大論另結

張公知益州為蜀有
冠其難下語處一
則張到益州非有汗
馬之勞一則老泉于蜀
為父母之邦說蜀無冠
不得說蜀會做冠亦不
得看他如何推尊張益
州如何回護蜀人以求
既亂為難治將亂為難
治見得為有功于蜀人
亦以魯魯之人待其身見
得蜀人易于送張益州
末一段說像必先抑而後
揚蓋作画像記故也是
謂善尊題 謝益山
意思高筆力極之
俱高便有許多生色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
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
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條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
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
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
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唐荆川曰此文二段二項敘事二項議論

○ 木假山記

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 凡六
轉入山末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木之生或藥而殤或拱而天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
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
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
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髮髯於山者則為好事者
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
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
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

此○一○轉○更○妙○

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槩而不殤拱而不天任為棟梁而不伐
 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
 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
 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
 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
 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
 也夫

以筆力翹傑發為雄麗之文

蘇氏族譜亭記

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并訓族子處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
 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
 室者父兄輒相與悉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
 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
 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

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計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
 族約似畧而盡

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于亭
 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反以為戒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為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
 吾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其是起於某人也夫
 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
 害也深禮記文字自斯人之族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
 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
 處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
 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
 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
 人而私以告族人焉以諱其名為尾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
 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只一事直叙自有体段關鍵遂成其古老泉謂史遷文淳健

簡直此得其意

無名之類其自謂乎若曰然以時之見怪物焉保然而不寧其

不味其為而夫入之勝之則而無肉強其出而食不不出且

聞之則而謂善惡未入曰善其事而闕其技者其出入之阻

入而無以告其人其謂其能然其人之一前音與無異吾門也子

指於繪言謂以以類國母于其服里之大盜也吾不難以告德

肯誰以以蕙源里者以小人其官爵貴也足以對德和樂其德

以今無味之人昔曰某人何人出辭且為之其與思誠奕奕矣

為買也而氣抑之亂塞也六行善吾卦和潤晴大德而不容者

只定一物

名二子說

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

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

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福

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按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

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亦

奇矣

仲兄文甫說

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來令人目眩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
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
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
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
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
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

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蹶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何字等字皆相也

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

又借二物形容文不枯淡

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因昌言出使明允即以已學
所自得者告之前路從自己
學時三轉說來于後段
文字正非无故但不說破為
妙耳然現後論明允所學
警策如此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
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
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
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
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挫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
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
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

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
 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
 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
 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
 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
 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
 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
 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
 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
 狄請以為贈

文有壯氣而多悲涼

○ 族譜引

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畧從公毅來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
 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
 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
 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
 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
 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
 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譜既為蘇氏
 作不當獨于
 作者之系尊
 而詳之

譜中之意

以上假問答以見其

古有六世袒免
豈無服則言不
慶憂不弔乎
此亦非是

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
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
何等情思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
其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詩調古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
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
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義不盡善而文格則健

族譜後錄

叙事文字法度恰好大畧本史遷自叙中來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
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
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
吾次日惠連為參胡次日篋為彭祖次日來言為會人次曰安
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
吾始姓已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
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

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
 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
 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
 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
 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
 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
 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為
 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
 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
 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始宗平陵侯建河

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
 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
 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
 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
 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

如足續

又。一。總。

以上次數千年來一線之緒

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
 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
 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
 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

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

以下並案禮記宗子之法而詳次之極指悉

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禰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

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

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

以下詳其譜中高祖而下世系

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

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

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

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

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鳴

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

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
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十終

